

電影劇本叢書

平原游擊隊

邢野 羽山 著

藝術出版社

電影劇本叢書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平原游擊隊

邢野羽山著

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平 原 游 擊 隊

邢 野 羽 山 著

電 影 藝 術 編 譯 社 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 京 東 四 顏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56) 字數: 62 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3 $\frac{7}{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 京 第 一 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價 (6) 0.33 元

內容說明

這個電影劇本以驚險樣式表現了抗日戰爭時期我華北地區某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一支游擊隊，配合山區反「掃蕩」所展開的保衛邊區、保衛糧食、牽制並消滅敵人的激烈、頑強而巧妙的鬥爭。說明了我們的游擊隊如何依靠了廣大的人民羣衆，在與敵偽及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殊死戰鬥中取得了勝利。描寫了游擊隊長豪邁、英勇和機智，以及偉大的中國人民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的精神，同時也揭露了敵人的殘暴及其可恥的失敗。

秋已深了。

這是由叢山峻嶺伸向平原的一條峽谷。在蜿蜒曲折的小河兩岸，是一片田野。田野從河岸展開，愈接近山脚愈高，形成階梯般的上升。這時，地裏的秋莊稼已經收割完畢。看樣子，這些土地的主人似乎走得過於慌忙，連禾稻都沒有堆得整齊，壟行間散落了一些飽滿的穀穗也沒有收拾乾淨。陣陣秋風吹來，樹上的紅葉片片飄落。嚴寒的冬季已叩着祖國北方的大門。

疊印字幕：一九四三年秋天。祖國的神聖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已經進入了第七個年頭。侵佔華北的日寇，爲了解救其給養不足的困難，再一次作垂死掙扎；從各戰場調集了四萬多兵力，向北方一塊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動了爲時三個月的「掃蕩」……

正當山區反「掃蕩」緊張的時候，駐紮在邊山地區的游擊支隊隊長李向陽，接到軍

分區司令部一道緊急命令，他急如星火般兼程前往司令部……

砲聲從山那邊隱約傳來……

兩匹快馬，順着山谷奔馳，風馳電掣般由遠而近，由小而大……

一匹棗紅馬上，騎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大約有三十來歲。他那兩道黑真真的眉下，藏着一對灼灼有神的眼睛；顯示出他特有的堅強與機智。他身着便衣，兩把駁壳槍交叉挎在腰間，槍把上垂着紅絲帶。他就是威鎮平原的游擊支隊隊長李向陽。

後面一匹灰馬上，是通訊員小福子。他不過十七八歲，還顯得有點稚氣。那雙骨碌直轉的清亮的眼睛，却也是挺機靈的樣子。

他們忽然撥馬轉身，橫過田野，朝山上一條羊腸小道飛奔而去……

小山溝裏。一幫老鄉，三一羣，五一夥，携兒帶女，携傢帶伙，趕着牲口，揹着糧食，朝深山裏轉移……

李向陽、小福子騎馬穿過轉移着的人羣……

半山坡上。一支八路軍部隊正急行軍前進……

李向陽、小福子縱馬擦着隊伍奔馳過去……

他們縱馬奔向一座山頭。

山頂上。突然從山那面閃出幾個戴鋼盔的日軍，像幽靈般晃動着……

小福子朝李向陽喊道：「支隊長！敵人！」

李向陽抬頭一看，一大隊日軍正陸續登上山頂。他朝小福子一揮手。他們撥馬順山半坡的一條小道奔去……

他們馳進一座山峪裏的小村莊。村莊正在熊熊的火焰中燃燒。大街上空無一人。

村邊。一棵燒焦了的小樹下，一堆糧食正在燃燒。糧堆旁爬着一位犧牲了的老人，手中還緊緊的抓住一隻裝糧食的布袋。在灑滿糧食的地下，散亂地扔着撕破了的日寇太陽旗、破鋼盔和捲口的刺刀……

不遠的山那邊，正在進行着戰鬥，槍砲聲清晰可聞……

李向陽、小福子停在樹旁，跳下馬來。

李向陽憤激地抓住一根樹枝，凝視着這燃燒的村莊，臉上現出深沉的仇恨。「喀

嘎」一聲，手中的樹枝折斷了……

小福子氣呼呼的把腳邊一頂破鋼盔使勁踢開……

二人默然向犧牲了的老人深深地望了一眼，然後縱身上馬……

河旁，一個日寇佔據的村莊。

河岸上。有兩個日軍的游動哨。

李向陽、小福子沿着河岸馳來……

小福子低聲喊道：「前面有敵人！」

李向陽毫不遲疑地說：「沒有別的路好走，衝過去！」

兩個日本兵發現兩匹快馬馳近，正在發楞之間，李向陽已經縱馬來到面前……

李向陽掏出槍來，連甩兩下，兩個日本兵倒地……

李向陽、小福子抖起繮繩，擦過村邊，跳過一段土牆，奔進河中……

河面被馬蹄踏碎，濺起霧一般的水花……

李向陽、小福子在山峪裏一個村中下馬，牽着馬走向一個站着哨兵的矮小門洞。

一家院裏。樹上拴着幾匹走馬，鞍上放着馬搭子。

幾個警衛員正在包紮文件箱子，很忙亂的樣子。

南屋不時有幹部匆忙地進出。

李向陽把繮繩遞給小福子，急忙走進南屋。屋裏顯得很凌亂，警衛員正在收拾桌上散亂的東西，拆去門板搭成的床……

司令員和政委站在桌旁商量着什麼事。

李向陽氣喘呼呼的敬禮：「報告！」

司令員、政委上前和他握手。

身材魁梧的司令員握着他的手說：「我們正等着你！」

瘦瘦的政委笑着說：「你來得好快呀！坐吧！」

李向陽擦了擦滿臉的熱汗，憨笑着。

政委拿過桌上的水壺遞給李向陽：「喝點開水吧！」

李向陽接過水壺，又發現屋內有水缸，他放下水壺，走到水缸前抓起水瓢，舀涼水

大口喝着。

政委上前制止他：「不要喝病了！」

李向陽放下水瓢笑道：「不要緊，我喝慣了。這才過癮哩！」把水瓢扔進水缸，抹了抹嘴，說：「司令員，給我任務吧！」

司令員笑瞇瞇的望着他：「你這傢伙，總是這麼着急。」扭頭喊着警衛員：「警衛員，給李隊長搞點吃的來！」他拉起李向陽走到牆下。一個警衛員正要摘下牆上的軍事地圖。司令員止住他。

司令員指着地圖上一片平原地區，朝李向陽說道：「你的任務就是：牽制住立刻要向山區增援的日軍松井部隊，緊緊的拖住他，好減輕敵人對山區的壓力。同時，要保衛這片地區的幾十萬斤公糧。我們的公糧主要集中在這兩個地方：一個是城北的馬莊，」他把手指從這個小黑點移向另一個小黑點，「還有一個就是城南的東莊。」

李向陽全神貫注地聽着。

司令員沉思地來回踱了幾步，站到李向陽面前：「向陽同志，松井這個傢伙很狡詐，是個有名的中國通。……」

李向陽嚴肅地答道：「司令員，我明白。我跟他打了一年多的交道了。」

政委插進來說：「這回，要抓住機會把他搞掉！」

李向陽說：「是，政委。」

司令員笑着說：「你的家不就是在東莊嗎？回去見着你娘，給我問個好。」

李向陽笑着點了點頭……

二

黃昏，太陽落山，晚霞似錦。

二百多個游擊隊員，正放下背包和過冬的棉襖坐在山坡上休息。他們都是短衣打扮，頭罩白毛巾，腰繫小皮帶，懷裏抱着「三八」大蓋，個個二十來歲，精神抖擻。

李向陽站在山頂上，身旁站着參謀長錢大友、三大隊長孫長清。老偵察員侯大章和年青的偵察員郭小北，通訊員小福子和偵察員甲、乙站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

錢大友是個老練沉着的中年人。孫長清是個精明利落的小伙子。侯大章，身材高大，略顯駝背，濃眉大眼，滿鬚鬍楂，身上披着一件光板老羊皮襖，很像個老羊倌。郭小北個子不高，長得結實強壯。

在他們面前，展開了一片灰褐色的大平原。平原上是一幅淒涼的景象：灰白色的日

寇砲樓星羅棋佈着；封鎖溝牆和汽車路交織如同蛛網；團團樹叢包藏着的村落裏，只見幾道稀落的炊烟；田野上無聲無息，顯得陰森可怖。稍遠處，有一座縣城。一道城牆和一座高塔隱隱可見。

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漸漸地沉入初冬的暮靄中……

李向陽站在山頭上，望着平原沉思着：這是來過千百遍的平原啊，今天又出現在眼前了。這裏的每個村莊，每條道路，每家門洞，每個老鄉，都是熟悉的。這些年來，在這塊土地上，不知跟敵人打過多少次仗、流過多少血，今天又要和敵人交手了。可是，這次敵人的「掃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殘酷，面前的任務，也就比過去任何一次要沉重。要戰勝松井，要保住糧食，要使山裏的軍民能够鬆快一些，要使這裏的人們情緒高漲起來。老奸巨滑的松井，就蹲在這座縣城裏面，這個傢伙不是容易對付的……但是，聽聽背後山裏隱隱的砲聲，看看面前這幅淒慘的景象，就無論怎樣也要戰勝他，一定要戰勝他！他想到這裏，心裏像燃起一把怒火，轉身向着錢大友說道：「參謀長，出發吧，你們在城北，不要和我們斷了聯系！」錢大友點了點頭。

錢大友跑去帶隊伍。隊伍從左邊一條小路走下山去。

李向陽望着隊伍遠去，然後扭頭朝孫長清、侯大章等人揮了揮手，他們一共七個

人，順着山右邊的小道走向平原……

夜色籠罩着平原。滿天星斗，一輪明月。

李向陽帶領偵察小隊在平原上靜悄悄地前進着。他們不走大道，在田間小路上彎彎曲曲地穿行。月光下，銀白的路旁，是一片片黑糊糊的枯萎的莊稼和蒿草。寂靜的田野上，陣陣冷風送來村莊裏的犬吠聲。周圍一片片的樹林裏是大小村莊，背後是一帶黑黝黝的遠山。

偵察員侯大章和郭小北，手裏提着張開嘴的駁壳槍，在小隊前面二百米達左右機警地搜索着。

前面出現了一道封鎖溝。沿着幾十里的溝邊上，隔着不遠就燃着一堆篝火，無數火堆連成一條彎曲的火帶。在火光中，閃現着遠近幾座敵人的砲樓。從溝邊上，不時傳來陣陣的梆子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這是被日寇抓來看溝的老鄉們發出的暗號，表示沿線平安無事。

在兩堆篝火中間的黑暗處，孫長清帶領小隊過封鎖溝。他們把粗繩垂入兩三丈深的溝底，抓住繩子，蹬着溝壁，陸續下溝；個個動作熟練而又敏捷。

老侯和小郭在溝沿前面，監視着前面的一座砲樓。砲樓裏閃爍着燈火。樓頂上的哨兵，爲了壯胆不時朝着天空打槍，子彈劃過夜空。

李向陽站在溝沿上。小福子站在他身後。一個看溝的老漢走過來，握着李向陽的手，笑呵呵地小聲說：「李隊長，你們又過來了？老鄉們正盼着哩！」

李向陽笑着說：「是啊，大伯，又跟你們做伴兒來了！」

老漢好像有了仗勢，挺起腰來，很神氣地敲了三下梆子，說：「這叫平安無事！」李向陽：「大伯，等我們過去以後，你派人到砲樓去報告，就說八路軍下來了。」老漢點點頭：「這個我明白，用不着你教。」

這時孫長清等人全過了溝，向着田野的深處走去。李向陽又和老漢握了握手，就帶着小福子趕孫長清等人去了。

在燈火的烘托下，前面現出了縣城的輪廓。

李向陽帶着隊伍繼續前進。忽然，小郭從前面跑回，老侯在後面大步地跟來。

李向陽揮手叫人們停下。

小郭有些緊張地報告：「支隊長，前面發現敵人！……」

李向陽十分鎮定地說：「小郭，不要慌。怎麼回事？」

老侯不慌不忙，詼諧地說：「是幾個治安軍的夜間巡邏哨，不是什麼咬狼的狗！——小福子指着遠處說：『看！在那兒！』」

地平線上出現了十幾個人影，兩三支手電筒胡亂地晃着，敵人在搜索。

孫長清用手一指：「敲了他吧！」

李向陽拉出他那頭把駁亮槍，扭頭對孫長清說：「你們留在這裏策應，老侯、小郭跟我來！」說罷向敵人走去。老侯和小郭緊緊跟在後面。

李向陽回頭向老侯說道：「別等他來找咱，咱給他來個『先發制人』！」

老侯：「明白。」扭頭向小郭說：「小兄弟，學着點！」

說話之間，前面的手電筒的光亮越來越近了。李向陽帶着老侯和小郭大搖大擺地向着敵人走去。

對面的敵人站住了，猶豫地用手電筒往這邊照射着。

李向陽一邊走着，一邊抬手一槍，「叭！」一顆子彈，正好打中最前面的一支手電筒，只聽見「哎！」了一聲，那支手電筒熄滅了。

李向陽緊接着大聲喊道：「你們是哪部分？」

一個治安軍排長急忙回答：「我們是城裏的巡邏隊！你們是哪部分？」治安隊士兵們都端起槍來。

李向陽笑着喊道：「啊，原來你們是巡邏隊呀！我當是八路軍呢！」說着仍往前走。治安軍們聽到這種口氣，就放下手，向這邊走來。

李向陽的動作快極了。他走到敵人面前，猛地端起槍來逼住：「舉起手來！」話音宏亮而乾脆。

老侯和小郭也同時用槍逼住敵人：「抬起胳膊！」

治安軍們吓傻了，都急忙舉起手來。

那個治安軍排長着急地說：「別誤會，我們是治安軍！」

李向陽：「沒誤會，我們是八路軍！」

治安軍們大吃一驚，知道是上當了。那個治安軍排長急向治安軍士兵們使眼色，暗示他們動手開槍。有兩個治安軍往後一閃，對着李向陽就要開槍。

李向陽手急眼快，抬手兩槍，那兩個治安軍手中的短槍，被打落在地下。

李向陽說：「不許動，再動，就要命了！」

那個治安軍排長軟下來，怯懦地問道：「你們是不是李向陽的游擊隊？」

老侯談諧地說：「這回又叫你猜對了！」用嘴呶了呶，「這位就是游擊大王李向陽，認識認識吧！」

治安軍們聞名喪胆，連忙把槍放在地下，說：「李向陽？我們繳槍！……」一個治安軍士兵喃喃地說：「怪不得，好準的槍！」

旁邊的另一個治安軍士兵接着說：「真是名不虛傳，這回我算服了！」小郭走過去，把地下的槍支撿在一起，把裏面的子彈都退下來裝在腰裏。

那個治安軍排長詫異地：「你們就是三個人？」

老侯「嘿嘿」兩聲，說：「嫌少？叫你管飯你也管不起！告訴你，多哩！」

李向陽向治安軍排長說：「回去你們先睡一覺，再給松井中隊長送個信兒，就說對不起，李向陽到了，改天再到他的府上去拜望。拿起槍來，滾吧！」

治安軍們撿起槍來，連連點頭、鞠躬……

李向陽朝後面的孫長清等人招了招手，他們一起消失在黑暗中……

三

東莊，這是平原上一個普通的村莊，大約有四五百戶人家，村內差不多都是平